

凱爾巴巴耶夫著 王民泉等譯



白金國的愛素丹

時代出版社

丹素愛的國金白

著 夫耶巴巴爾凱

王關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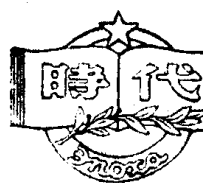
民品

泉樞冰

合譯



時代出版社



自金國的爱素丹

【原】定價 9,600元

代序

白金國的愛素丹的作者B·凱爾巴巴耶夫是屬於土庫曼作家中年長一代的。詩人、小說家又兼戲劇家的他，是最先把小說和戲劇介紹到土庫曼文學裏的作家之一。凱爾巴巴耶夫的一切作品都直接地與生活聯繫着，並且是與人民的命運緊緊地結合着的。

蘇維埃政府建造土庫曼大運河的決定引起了土庫曼尼亞的狂歡。凱爾巴巴耶夫在真理報上說：『陽光普照的土庫曼斯坦在狂歡了。喜悅洋溢在每一個人的家裏和每一個人的心中。』

『今天我們要高聲昭告全世界：土庫曼人民久懷着的夢想已變成了事實，他們所抱着的希望和慾望正在逐步實現。』

『土庫曼大運河……一條橫切葛拉克姆沙漠中心的綠色巨帶，一個長達一千一百公里的文化綠洲，兩岸分佈着錯綜複雜的灌溉河流。在這塊多少世紀以來都是荒涼和死寂的沙漠上，將在運河區域內出現一百三十萬公頃的耕地、新的棉田和稻田、麥田、葡萄園、草地、森林、菓園，並且將有數百萬頭牲畜在牧場上吃草！水壩、電力站、水管，將把阿姆·達里亞河的水帶到土庫曼斯坦西部的工業中心城市！輪船將沿運河而航行！這一切的一切已不再是詩人的夢，不再是對遙遠的未來的一種抽象的臆測，而是一個工作計劃，斯大林計劃，一項具體佈置於今天與明天的工作了。』

土庫曼尼亞是個多山多沙漠的地方。以面積來說，它比意大利、不列顛和比利時合起來還大些。可是大部地區却被葛拉克姆沙漠所佔據。很多世紀以來，土庫曼人民就夢想着有一天可以控制沙山與使人窒息的炎熱，夢想着風沙與熱風將會停止。數世紀以來，人們夢想着閃耀的河流，荒原上的花園，幸福的仙境。多少代懷着的夢在蘇維埃土庫曼斯坦開始實現了。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幾年中，灌溉工作便已開始，數千數萬公頃多半是植棉的土地開發了。這在凱爾巴巴耶夫的詩枯唇、白金與金中有描述。在他最有名的阿姆·達里亞一詩中，詩人堅信人類駕御這條波濤並且強使自然服務於人

類已經爲期不遠。『我們要流沙嚐到水味，我們要荒原鋪滿綠草。』

真的，不幾年之內，當土庫曼大運河完工之後，阿姆·達里亞的生命之泉將流向西方，橫過裏海低地的流沙，數百萬公頃的沙漠將一變而爲生氣勃勃的沃土。

改變自然是凱爾巴巴耶夫十五年前所寫劇本怒潮的主題。這個劇本是寫一條灌溉運河的開鑿，這是把乾燥的荒漠變爲良好農田的許多運河中的一條。

這位土庫曼老作家同時也是一個傑出的社會工作者。內戰時期，他在外裏海前綫作過戰。蘇維埃政權在土庫曼尼亞建立後，凱爾巴巴耶夫曾在他故鄉德津縣（Tejen）任縣執行委員會主席，任內對社會教育曾大力提倡。後幾年，他參加創辦土庫曼報章雜誌以及出版社的工作。現在他是土庫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蘇聯和平委員會的委員。

他最重要的作品長篇小說決定性的步驟一九四八年獲得斯大林獎金。作者計劃寫一部浩瀚的史詩，來追敘蘇維埃時代土庫曼生活中的許多劃時代的大事，這就是它的第一部份。

在凱爾巴巴耶夫的作品中，過去與現在的土庫曼婦女生活佔了極長的篇幅。在他的第

一首長詩女人的命運（一九二七年）以及第二首詩被奴役的女人裏，作者對於革命前土庫曼婦女的被重壓、被蹂躪的生活給了一個現實的描述。作者又以深厚的感情描寫了蘇維埃制度的偉大成就，它使婦女與男子平等，並且爲婦女能力與智慧的自由發展創造了一切條件。

在愛國戰爭中，作者寫了一部韻文小說愛拉，女主人公愛拉是一個土庫曼的女拖拉機手，她走上前綫作戰地看護，創造了許多英勇的事蹟。在這次我們獻給讀者的凱爾巴巴耶夫的新小說白金國的愛素丹裏，作者又顯示了土庫曼婦女的更進一步的發展。

凱爾巴巴耶夫學問淵博，精力充沛；他盡了許多力，給他的人民介紹俄羅斯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也介紹了一些外國作家的作品。他翻譯了高爾基、普式金、L.托爾斯泰、蕭洛霍夫和A.托爾斯泰。凱爾巴巴耶夫常說：『這些作家都是我的老師。』

（譯自蘇聯文學，一九五〇年，第十二期。）

是八月的下半年，天氣很悶熱。

太陽已經偏西了，但斜輝照在這一望無際的棉田上仍然是光彩奪目的。散處在叢密的綠葉中的柔軟的白絮，在太陽的撫照下，閃耀着銀色的光芒。

藍色的天空晴朗無雲，一陣帶有香氣的微風在寧靜而清如水晶的空氣中吹着，使得在細軟的棉枝上輕輕搖曳着的沉重的棉苞發出了隱約可聞的沙沙聲。矮矮的棉樹，枝葉密密地交錯着，幾乎難以在它們青綠的華蓋下穿過。

集體農莊的莊員三兩成羣地在這棉田上工作着。可以聽見說話聲和響亮的笑聲。桑樹成行地種在灌溉渠上，而靠近村子的地方却是杏樹。雲雀在盡情高唱，「吱吱……吱吱」

地婉轉着，爲了它們四週的世界是如此的美麗而歡欣鼓舞。有時候，當棉苞在柔莖上輕輕地點着頭，就好像是棉苞在歌唱似的。

一個灌溉員，肩着鍤子，在灌溉渠的堤上一路走來，他的歌聲在田野間蕩漾着：

甜蜜又清朗，你的鈴兒叮噹響，甜蜜又清朗，

你的微笑把冬天變成了春天；

給我溫柔的一瞥吧，可愛的姑娘……

突然歌聲中斷了。一個正在棉樹下鬆着土的女孩子在他唱着歌走過的時候忽地直起腰來，這使得他們兩個人的臉成了一個水平。

那個灌溉員站住了，舉起肩膀上的鍤子，插在地上。他的眼光垂了下來，手緊握着那光滑的鍤柄，低聲地說：

『愛素丹……』

愛素丹看着那灌溉員。他的頭縛着頭巾，藍襯衫的領子敞開着，袖子捲到了胳膊上

面。强有力的胸膛，肌肉發達的頸項，在陽光底下呈現着金黃色的手臂和面孔。他那灰色的褲子捲到膝彎裏。他的光脚陷在灌溉渠的鬆軟的堤土裏，濕沙在他的腳趾間慢慢地蠕動。

那灌溉員避開了愛素丹的眼睛。她看見他把臉轉向別處和他那副抽動着的面部勉強忍住喜悅的微笑的樣子，她知道他是很難爲情的。這給了她勇氣。她忽然非常愉快而且開心，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樣——要使這個灌溉員更加惶惑呢，還是把他從話都說不出來的畏縮中釋放掉。愛素丹說：

『爲什麼忽然不唱了呢，畢根奇？』

畢根奇揚起眼睛，直看着愛素丹的臉孔。

愛素丹的黑色的眉毛像翅膀似地張開了。太陽惱人地射着她那睜大了的黑眼睛，她的柔唇在微笑，牙齒閃耀着，像一排整齊而細小的白珠子。誰能說愛素丹漂亮呢？可是當她這樣微笑着的時候，雙頰上顯出了酒窩，畢根奇便覺得她是世界上最可愛、最美麗、最可傾慕的姑娘了。畢根奇是個快活無憂的孩子，和其他女孩子在一起時候不害羞。祇是看見愛素丹的時候才使得他忸怩和不自然，才使他到了嘴邊的笑話說不出口來，才使他覺得又

窘又呆。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會有一種突然的恐懼困擾着他，生怕說了些什麼鹵莽和不得體的話。現在，他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他剛才唱的那隻歌了。畢根奇覺得比往常更加慌亂了。如果那是一個輕薄愚蠢的小調，該怎麼辦呢？他完全手足無措，祇是默默地握着鏟柄。

愛素丹又問他：

『爲什麼不唱了，畢根奇？』

畢根奇一時找不到話，含含糊糊地回答說：

『唔，就是那樣……』

然而愛素丹並沒有就此罷休。

『什麼叫——就是那樣？』

畢根奇的腦子這時候已經極度混亂，他呆呆地看着她：

『我剛才唱歌了嗎？』

『你沒有唱嗎？』

『哦，是啊，就是那樣的——一面走，一面自己哼哼。』

「我說的就是這個。」

「說什麼？」

愛素丹笑了一下。

「那個歌唱的什麼鈴兒？」甜密又清朗，你的鈴兒叮噹響，甜密又清朗。」

「哦，是啊，它門叮叮噹噹地——很響……」

「是些什麼鈴兒呀？」

「什麼鈴兒？」畢根奇迷惘地轉過身去，他的眼光觸到那些棉花苞子。「就是那些，」

他指着說，「棉花鈴兒！」

愛素丹大笑起來。

「哈！你說得多麼可笑啊！畢根奇，棉花怎麼會有鈴兒呢？」

然而畢根奇這時候已經平靜下來了。他已經不再懼怕了。於是他說：

「你看看吧！愛素丹——這不是鈴兒嗎？看，每一株棉花都像一個打扮好了的新娘

呢！」

畢根奇的譬喻使愛素丹覺得很高興。她仔細地觀察那些茂盛的棉花，沉靜了幾分鐘之

後，她說：

『你描寫得很好，畢根奇。不過，既然你的歌是唱棉花的，爲什麼又有「你的微笑把冬天變成了春天」這些字呢？』

不，畢根奇不再怕愛素丹了。就像對任何其他的女孩子一樣，他面對着她說：

『你是什麼意思？你看，每個棉花苞都是一個蕊，開花的時候就像在笑一樣。每根棉花的纖維都像是一道陽光——使我們心胸開朗，趕走了憂鬱，把冬天變成了春天！』

愛素丹若有所思，她從貼近胸前的棉樹上摘下一片葉子，心不在焉地送到唇邊，深深地吸着那溫潤的香氣。然後她說：『但現在她的聲音却很不同了，這聲音一直打進了畢根奇的心坎：』

『畢根奇，我常常聽你在會上講話做報告，但是我從不知道你這麼會描寫。你的語言又豐富又美麗。爲什麼你不寫詩呢，畢根奇？』

『你是說着玩吧，愛素丹！啊，如果我是個詩人，我一定要歌唱棉花！我將會怎樣地盡興高歌啊！我要把我的詩篇全部貢獻給它。啊！愛素丹，棉花是多麼可愛的一種植物啊！它應該像小孩子似地受人們的照護和愛撫。它又像一個少女一樣的溫柔。但是多麼難

討它的歡喜呀！它比最執拗的新娘還要任性，無論怎樣央求，她還是不滿意。不過，你對這些知道得和我一樣的清楚——你自己不也是在侍候着它嗎？不論嚴寒或酷熱，我們整年都是在看護着它，照料着它，我們日夜思念着它，因為它就是我們的財產，我們的一切。」

愛素丹把棉葉丟開，直瞪着畢根奇。

「你說我們爲了棉花得費多少心血和勞動，它又是多麼任性的一種植物，這你都說得很對。不過，你最後那句話……你不是說得有些太過份了嗎，畢根奇？」

「我知道，愛素丹。當然，玉米和果園菜園都是必需的，從泥土中生長出來的一切都是必需的，但問題是棉花不是到處可種的。在棉花的種植上，我們佔全國的第二位，如果我們有棉花，我們的穀倉便會是滿滿的，我們的家裏便可以買到一切東西。棉花是豐裕和幸福生活的保證。我們國土上的陽光是豐富而且慷慨的。你只要看看那些田野，看看那個太陽！這塊土地，如果我們好好地照顧它，每株棉樹的出產就會像綿羊的毛那樣多呢……」

愛素丹微笑起來，但是她那一向使他銷魂的微笑現在却使他覺得好像是不相信他似

的。這使他很難過。

『什麼？愛素丹，你不相信我嗎？』

愛素丹又笑了一笑，於是畢根奇覺得他誤會了——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微笑，而且，正如往常一樣，使得他的心充滿了快樂。

『我是相信你的，畢根奇。我笑是因為我喜歡你對棉花的那種說法。』

畢根奇把深插在濕沙裏的鏟子拔出來，用更平靜的聲調說：

『聽着，愛素丹，不光是我，就是全國都知道你的事蹟。你和你的農作隊已經很有名了。你不要笑我說的話，我自己也知道你對棉花知道得比我還多。不過這並不是我所要說的話。』

『那麼，你要說的是什麼呢？』

『我想要告訴你的話是這樣的。過去六個月中，我們的肩膀上担着一付盛滿心血、憂慮和勞動的担子。現在我們就要收穫這些勞動成果了。你看見那些莊稼了嗎？——你看，就在那兒！祇要棉花及時開放——在霜降之前，任何東西都不能從我們手中把它奪去的。然後我們所要做的只是把它摘下來——我們要全部摘下來，一點也不剩。這就是我剛才唱

歌的原故，因為我的心也在唱歌哩！」

愛素丹感覺到這些話是真誠的，是發自內心的。她再次凝望着伸展在她眼前的一大片田野，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似的。沉重的半開着的苞子從枝上垂下來，像是母駱駝漲滿了奶的乳房。柔軟如絲的纖維到處都爆裂而出，像厚密的肥皂泡，有的夾在裂開的包殼中間，閃耀着白色的光輝，像一個又硬又圓的雞蛋。有些苞子還沒有成形——但它們會成熟漲大的。淡黃色的花依然在枝頭上點着頭，伸向天空，伸向那充滿活力而又仁慈的太陽。

愛素丹凝視着，覺得這景色實在是百看不厭的。她的心充滿了喜悅。她想：「畢根奇是對的。」她看見六個月前的這塊土地——鋪滿了黏土，一片空曠，光禿得像手心一樣。半點青綠也沒有。在剛過去的秋天和春天裏，拖拉機在這裏怒吼着，用它的尖犁耕好了畦溝。播種機又駛過這鋪好苗床的土地，一行一行地撒下了種子。一星期後，在春天的陽光下，細小的綠芽從土裏長出來了，在黑色的田野上蓋上了一幅像絲織的奇妙的圖案畫。自從那天以後，愛素丹的農作小隊實際上可以說是沒有離開過她們的那一塊地。女孩子們在這些嫩苗的四週，連掘帶鋤帶平土。她們那美麗的服裝點綴着田野，像給風吹開了的大罌粟花似的。幾天之後，業已長出三四個穗子的棉莖又長高了，而且變成粉紅色，好像鶴腿

一樣。愛素丹和她的小隊一直是不倦地工作着。棉樹長大了，一天一天地長高着，成熟着。和棉樹一樣，愛素丹心裏的歡樂也在天天長高着。過去的六個月裏，担心的事情是很多的。當春雨傾盆而下、這些種子可能在出土發芽之前便被淹死的時候，她是多麼害怕呀！可是大雨過去了，又來了酷熱的太陽，而那堅硬的地面又很可能把這些幼苗絞殺掉。於是又得再用坎特門鬆土，再澆水，並且又挖了些小溝。可怕的是又突然來了乾燥的熱風，一天一天地刮下去，眼看就要使這些還是幼嫩的植物枯死。如果不及時施用混合肥料和加以修剪，它們便會消瘦凋謝而死了。還有一種災患很可能發生——有好些地方發現過了，就是小蟲會在夜間襲擊農場，把這些嫩枝的液汁都吸個精光。畢根奇講得很對——棉花就像一個小孩一樣，是需要經常不斷的關心的。愛素丹給一種可怕的思想攪擾得好幾夜不能入睡——假如他們的工作完全是白費了的話，那怎麼辦呢？而現在……現在棉花快要開放了，摘棉的時節要熱烈地開始了。新的苞子將會一個接一個地爆開，像活的東西一樣。愛素丹將會穿上圍裙，沿着一排排的棉樹走去，從棉苞中把纖維拿出來，那些纖維會從他的手指流下，像從母駱駝的奶頭流出的奶汁一樣……